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
部
·
汉
书

(十六)
李 变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宣曲任氏	员
汉书卷九十二	源
游侠传第六十二	源
朱摇家	愿
剧摇孟	怨
郭摇解	𠂔
万摇章	𠂔
楼摇护	𠂔
陈摇遵	𠂔
原摇涉	𠂔
汉书卷九十三	𠂔
佞幸传第六十三	𠂔
邓摇通	𠂔
赵摇谈	𠂔
韩摇嫣	𠂔
李延年	𠂔
石摇显	𠂔
淳于长	缘
董摇贤	缘
汉书卷九十四上	𠂔
匈奴传第六十四上	𠂔

汉书卷九十四下.....	员
匈奴传第六十四下.....	员

宣曲任氏

宣曲任氏，其先为督道仓吏。秦之败也，豪桀争取金玉，任氏独窖仓粟。楚、汉相距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米石至万，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，任氏以此起富。富人奢侈，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。人争取贱贾，任氏独取贵善，富者数世。然任公家约，非田畜所生不衣食，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。以此为闾里率，故富而主上重之。

塞之斥也，唯桥桃以致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万，粟以万钟计。

吴、楚兵之起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赍贷子钱家，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予。唯（母）〔母〕盐氏出捐千金贷，其息十之。三月，吴、楚平。一岁之中，则（母）〔母〕盐氏息十倍，用此富关中。

关中富商大贾，大氏尽诸田，田墙、田兰。韦家栗氏、安陵杜氏亦巨万。前富者既衰，自元、成讠王莽，京师富人杜陵樊嘉，茂陵挚网，平陵如氏、苴氏，长安丹王君房，豉樊少翁、王孙大卿，为天下高訾。樊嘉五千万，其余皆巨万矣。王孙卿以财养士，与雄桀交，王莽以为京司市师，汉司东市令也。

此其章章尤著者也。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，以货赂自行，取重于乡里者，不可胜数。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，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，张氏以卖酱而隃侈，质氏以洒削而鼎食，浊氏以胃脯而连骑，张里以马医而击钟，皆越法矣。然常循守事业，积累赢利，渐有所起。至于蜀卓，宛孔，齐之刀间，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，运其筹策，上争王者之

利，下錙齐民之业，皆陷不轨奢僭之恶。又况掘冢搏掩，犯奸成富，曲叔、稽发、雍乐成之徒，犹夏齿列，伤化败俗，大乱之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宣曲县任氏的祖先，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。秦朝败亡时，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，唯有任氏窖藏仓库的粮食。楚汉相争于荥阳时，农民无法耕种，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，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。任氏因此发财致富。富人竞相奢侈，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仆度日，大力经营农田畜牧。人们争购便宜货，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。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。担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，公事不许饮酒吃肉。因此，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，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。

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，只有桥姚得以达到有马千匹，牛两千头，羊万只，粟以万钟计算。

吴楚七国叛乱时，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，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，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，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，都不肯借。唯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，收取十倍的利息。过了三个月，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。一年之中，无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，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。

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，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，以田蚡、田兰最为富有。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。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，从元帝、成帝到王莽时间，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、茂陵县的挚纲、平陵县的如氏、

苴氏、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，卖豆豉的樊少翁、王孙大卿，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。樊嘉有钱五千万，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亿万。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，与雄才俊杰交往，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，就是西汉的东市令。

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。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，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因此，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；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；张氏靠卖酱发财，生活奢侈，超过制度的规定；质氏靠磨刀发家，列鼎而食；浊氏靠卖肉干起家，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；张里凭借医马致富，击钟而食；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。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，一点点地积累盈利，逐渐发家致富。至于蜀人卓氏、宛人孔氏、齐人刀间，他们公然占有山川、铜铁、鱼盐市场的收益，运筹谋划，上同帝王争利，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，他们都陷入了违法、奢侈、犯上的邪恶。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、赌博、抢劫、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，如曲叔、稽发、雍乐成之流等，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，不受惩罚，这是败坏风俗，损伤教化，导致社会大乱的道路啊。

汉书卷九十二

游侠传第六十二

古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、大夫以至于庶人，各有等差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无觊觎。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”百官有司奉法承令，以修所职，失职有诛，侵官有罚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理焉。

周室既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桓、文之后，大夫世权，陪臣执命。陵夷至于战国，合从连衡，力政争强。由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、赵有平原、齐有孟尝、楚有春申，皆借王公之势，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，以周穷交魏齐之厄；信陵无忌窃符矫命，戮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：皆以取重诸侯，显名天下，扼腕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。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。

及至汉兴，禁网疏阔，未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陈（稀）〔穉〕从车千乘，而吴濞、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。外戚大臣魏其、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，布衣游侠剧孟、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众庶荣其名迹，觊而慕之。虽其陷于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，死而不悔也。故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”非明王在上，视之以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！

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又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观其温良泛爱，振穷

周急，谦退不伐，亦皆有绝异之姿。惜乎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杀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

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卫、霍改节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，京师亲戚冠盖相望，亦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唯成帝时，外家王氏宾客为盛，而楼护为帅。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陈遵为雄，闾里之侠原涉为魁。

【译文】

古时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上至卿大夫而下至平民百姓都各有一定的等级之差，这就使得人民能服从他们的长官，而下属也断绝了非分之想。孔子说：“天下太平，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之手。”百官得以遵法听命，各司其职，失职的人得到察处，侵权的得到惩罚。这样一来，方能上通下顺，而万事条理井然。

随着周王室的衰微，礼乐征伐的制定开始由诸侯各自做出。齐桓公和晋文公以后，卿大夫专权，朝中重臣发号施令。局势演变到了战国，则开始了诸侯之间的合纵连衡，他们背弃了礼义，以声威和武力相抗争。由此列国间的一些公子们，如魏国的信陵君，赵国的平原君，齐国的孟尝君，楚国的春申君等，都凭借王公贵族的权威，竞相成为游侠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，没有不恭敬和归顺他们的。而赵国上卿虞卿不惜离开国家和君主，以解救自己的好友魏齐于危难之中；信陵君魏无忌窃取兵符，假传君命，追杀大将，专师出征，以解赵国平原君被秦兵围困之急，他们都因为以诸侯间的关系为重而名扬天下。那些握腕而游谈的侠义之士，都以信陵君、平原君、孟尝君和春申君这“四豪”为领袖。于是背叛朝廷、私结死党的协议成为现实，严守公职、尊奉君

主的风气开始衰退。

等到汉朝兴起，禁令法规十分宽松，因此这一状况仍未得到改变。所以代郡的陈豨有随从的车马千乘，而吴王刘濞、淮南王刘安都招收宾客上千人。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、武安侯田蚡的属下在京城里游逛生事，平民身分的游侠剧孟、郭解之流流窜于里巷，横行于州县，势力压过了公侯。许多平民百姓把他们的事迹作为一种荣耀，向往而又仰慕他们。而他们虽然有刑法的罚处，也不惜杀身成名，就象季路、仇牧一样，死而无悔。所以曾子说：“现在身居高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，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。”没有圣明的君王在上，指示出世间的善恶，制定出国家的礼法，人民又从何知道禁例而自我纠正呢！

古代正统的看法是：五霸，是三王的罪人；而六国，又是五霸的罪人。如此看来，这四豪，又应是六国的罪人。况且郭解一类的人，以平民的低下身分，窃夺杀生的权力，他们的罪过已经是天地所不容的了。然而反观他们的另一面，却是温良友爱，助人为乐，谦逊礼让，也都有不凡的风采。可惜不合乎正统的道德规范，只能归入不登大雅的末流，而将他们杀身灭宗，也是理所应该！

自从魏其侯窦婴、武安侯田蚡恭和淮南王刘安之后，天子对他们切齿痛恨，卫青、霍去病以他们为反面的借鉴。然而郡国中的豪杰到处都有，京城中还有他们的亲友与其内外呼应，这也是古今正常的现象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只是成帝年间，外戚王氏家中的宾客盛极一时，而楼护是其中的统帅。等到王莽上台时，诸公之间又以陈遵最有势力，而里巷中的侠士则以原涉为首领。

朱摇家

朱家，鲁人，高祖同时也。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闻。所臧活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然终不伐其能，饮其德，诸所尝施，唯恐见之。振人不赡，先从贫贱始。家亡余财，衣不兼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过鞲牛。专趋人之急，甚于己私。既阴脱季布之厄，及布尊贵，终身不见。自关以东，莫不延颈愿交。楚田仲以侠闻，父事朱家，自以为行弗及也。田仲死后，有剧孟。

【译文】

朱家，鲁国人，与高祖生活在同时。鲁国人都以信奉儒教而著称，而朱家却以爱好游侠而闻名。他所收养的侠客豪士有上百人，另外还有许多平庸之人就更是不可胜数。但是他始终没有自我炫耀，一切施舍，唯恐被传扬出去。周济他人，则先从贫贱者开始。以至他自家却穷得找不出多余的财产，衣服只用素布，吃饭则不讲究味道，出门也只乘小牛而行。专爱急人所急，把别人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。虽然帮助季布解脱了厄运，但等季布发达以后，却再也不去相见。所以关东一带，没有人不希望与他结交。楚国的田仲以游侠的身分闻名，拜朱家为义父，以为自己与朱家相比，实在望尘莫及。田仲死后，又出了一个剧孟。

剧孟

剧孟者，洛阳人也。周人以商贾为资，剧孟以侠显。吴、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东，将至河南，得剧孟，喜曰：“吴、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。”天下骚动，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。剧孟行大类朱家，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戏。然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及孟死，家无十金之财。而符离王孟，亦以侠称江、淮之间。是时，济南眭氏、陈周肤亦以豪闻。景帝闻之，使使尽诛此属。其后，代诸白、梁韩毋辟、阳翟薛况、陕寒孺，纷纷复出焉。

【译文】

剧孟，洛阳人。周人以经商为资本，剧孟却以豪侠著称。吴、楚叛乱时，条侯任太尉，乘传车到东方出任大将军，刚到河南，便得到了剧孟。他高兴地说：“吴、楚想成大事业却不去求得剧孟，我知道他们是不能成功的。”当时天下一片骚乱，大将军得到了剧孟就好像夺取了一个敌国一样。剧孟的品行酷似朱家，而又喜好赌博，多与少年一同游戏。然而剧孟的母亲去世，从远方送来的丧盖就有上千乘之多。等到剧孟死去，家里却没有什钱财了。还有符离、王孟，也因豪侠之名著称于江淮之间。当时济南的眭氏、陈郡的周肤也以豪侠的身分闻名。景帝听说了他们，便派人把他们这一类人通通杀了。后来，代郡的诸家白氏、梁国的韩毋辟、阳翟的薛况、陕地的寒孺等，也纷纷地复出为有名的豪侠。

郭摇解

郭解，河内轵人也，温善相人许负外孙也。解父任侠，孝文时诛死。解为人静悍，不饮酒。少时阴贼感概，不快意，所杀甚众。以躯借友报仇，臧命作奸剽攻，休乃铸钱掘冢，不可胜数。适有天幸，窘急常得脱，若遇赦。

及解年长，更折节为俭，以德报怨，厚施而薄望。然其自喜为侠益甚。既已振人之命，不矜其功，其阴贼著于心，本发于睚眦如故云。而少年慕其行，亦辄为报仇，不使知也。

解姊子负解之势，与人饮，使之酹，非其任，强灌之。人怒，刺杀解姊子，（去亡）〔亡去。〕解姊怒曰：“以翁伯时人杀吾子，贼不得！”弃其尸道旁，弗葬，欲以辱解。解使人微知贼处。贼窘自归，具以实告解。解曰：“公杀之当，吾儿不直。”遂去其贼，罪其姊子，收而葬之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解之义，益附焉。

解出，人皆避，有一人独箕踞视之。解问其姓名，客欲杀之。解曰：“居邑屋不见敬，是吾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！”乃阴请尉史曰：“是人吾所重，至践更时脱之。”每至直更，数过，吏弗求。怪之，问其故，解使脱之。箕踞者乃肉袒谢罪。少年闻之，愈益慕解之行。

洛阳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，终不听。客乃见解。解夜见仇家，仇家曲听。解谓仇家：“吾闻洛阳诸公在间，多不听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！”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“且毋庸，待我去，令洛阳豪居间乃听。”

解为人短小，恭俭，出未尝有骑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庭。之旁郡国，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不可者，各令厌其意，然后乃敢尝酒食。诸公以此严重之，争为用。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豪夜半过门，常十余车，请得解客舍养之。

及徙豪茂陵也，解贫，不中訾。吏恐，不敢不徙。卫将军为言：“郭解家贫，不中徙。”上曰：“解布衣，权至使将军，此其家不贫！”解徙，诸公送者出千余万。轺人杨季主子为县掾，隔之，解兄子断杨掾头。解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声争交欢。邑人又杀杨季主，季主家上书人又杀阙下。上闻，乃下吏捕解。解亡，置其母家夏阳，身至临晋。临晋籍少翁素不知解，因出关。籍少翁已出解，解传太原，所过辄告主人处。吏逐迹至籍少翁，少翁自杀，口绝。久之得解，穷治所犯为，而解所杀，皆在赦前。

轺有儒生侍使者坐，客誉郭解，生曰：“解专以奸犯公法，何谓贤？”解客闻之，杀此生，断舌。吏以责解，〔解〕实不知杀者，杀者亦竟莫知为谁。吏奏解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：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不知，此罪甚于解知杀之。当大逆无道。”遂族解。

自是之后，侠者极众，而无足数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中子，槐里赵王孙，长陵高公子，西河郭翁中，太原鲁翁孺，临淮兒长卿，东阳陈君孺，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。至若北道姚氏，西道诸杜，南道仇景，东道〔赵〕佗羽公子，南阳赵调之徒，盗跖而居民间者耳，曷足道哉！此乃乡者朱家所羞〔也〕。

【译文】

郭解，河内郡轺县人，是温地出身的鸣雌侯许负的外

孙。郭解的父亲好用蛮力，以侠士为业，后于孝文帝时被杀。郭解为人短小精悍，不爱饮酒。他年少时阴狠暴躁，一有不快，就动武杀人，被他伤害的人很多。他得不惜性命地去血报私仇，还藏匿亡命之徒，进行抢劫盗窃活动，没事时就铸假钱、掘坟墓，其劣迹不可胜数。亏得有上天保佑，他在危急时才常常得以解脱，就好象遇上了大赦。

等到郭解已长大成人，便开始反省改过，进行自我约束，对怨仇回报以仁德，乐善好施而又清心寡欲。然而他想当侠士的理想却越发强烈，虽然已经做了一些挺身救命，不为功名的善事，但其凶险的本性常常表现于眉宇之间，仍然象从前一样。而许多少年仰慕他的品行，亦总爱铤而走险，伤人复仇，但郭解本人却无从得知这些事。

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郭解的声势而很霸道，有一次他与别人一起喝酒，使用的酒具，不是那人的酒量承受得了的，于是他就强灌那人喝。那人大怒，刺杀了郭解姐姐的儿子逃去。郭解姐姐发怒说：“竟敢在郭解在世之时杀死我的儿子，这还了得！”于是就把儿子弃尸道旁，不加埋葬，想用羞辱激怒郭解。郭解派人打探到了杀人贼的去处，他走投无路，便自己跑来，将实情都告诉了郭解。郭解说：“你杀得对，是我家小儿不象话。”于是便放走了杀人贼，郭解把罪责归到了自己姐姐的儿子身上，将他的尸体收敛后而加以埋葬。众人听说了这件事，都敬重郭解的仁义，跟随他的也越发多了起来。

一次郭解外出，路人都躲避他，唯独有一人伸直张开了两腿坐在那里看着他。郭解问他的姓名，他的随从则要杀了那人。郭解说：“在巷舍间有人对我失敬，是因为我的品德

还有问题，他有什么罪呢！”于是暗暗告诉尉史说：“这个人是我所敬重的，到征用践更之卒时请免用他。”每到该那人为更时，他数次经过，管事的吏员都没有请他去。他很奇怪，询问其中的原因，吏员告诉他是郭解使他免更的。那对郭解失敬的人才袒露胸背地向郭解谢罪。少年们听到了这件事，都越发敬慕郭解的品行。

洛阳某人有一个仇人，城中名士豪客从中调解者有十多人，那仇人都不听劝。某人便来求郭解。郭解夜晚去仇人家见他，那仇人终于屈从了他。郭解对那人说：“我听说洛阳众人从中调解，你都不听。现在幸能听了我的劝说，可是我郭解又怎能以它方人的身分争夺本地名士们的权力呢！”于是他趁夜而归，没让别人知道此事，他说：“这次暂且不算数，等我离去，让洛阳豪客再来调解时再作数。”

郭解身材短小，恭谦俭朴，出门从未有随从的车骑，也不敢乘车进入县中官庭。到了邻近的郡国，被人请求找事做，可以推脱的，就推脱了；不可以推脱的，都要让每个人满意，然后才敢吃别人的酒食。众人都把这事看得很重，争相使用那些人。城镇中的少年们及邻近县里的豪客们半夜登门来访郭解的，在他门前常停下马车十余辆之多，这多是请求收养郭解门客而来的。

等到要将豪民徙至茂陵时，郭解因贫穷，财产没达到应该迁徙的标准。而管事的官吏胆子小，不敢不让他迁徙。卫青将军替他讲话：“郭解家贫，不属于迁徙的对象。”皇上说：“郭解只是一个布衣，竟能使将军为他说情，这还能算是贫穷吗！”郭解只得迁徙，临行众人争来相送，送行的财物多至成千上万。恰有轺县人杨季主的儿子任县里的属吏，

阻止相送的众人，郭解兄长的儿子竟把这姓杨的杀死，还取了首级。郭解入关后，关中的名士豪客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，都竞相来与他交结。本乡人又杀了杨季主，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，上书人又被杀于宫城之下。皇上听说了此事，就派吏员来逮捕郭解。郭解闻风潜逃，安置老母家室到夏阳，自己则去了临晋。临晋有个叫籍少翁的人慕其名却从未见过郭解，因在出关的人中发现了郭解，便将他私放出关。籍少翁放出了郭解，郭解又去了太原，所过之处，常把此事告诉给留宿的主人。捕吏追循踪迹找到籍少翁，籍少翁情急而自杀，使人证从此断绝。过了许久终于捕得了郭解，全面地调查了他所犯的罪行，但他的那些杀人罪行，却都发生在大赦以前，难以追究。

轵县有一个儒生陪从使者而坐，众人多为郭解美言，而儒生却说：“郭解专门以奸盗触犯公法，怎能说他是贤人呢？”郭解的家客听到了此言，便暗杀了这个儒生，并切断了他的舌头。为此一案吏员又提郭解来讯质，郭解实在不知杀人者是谁，杀人者当时也确没有查清，吏员便上奏说郭解无罪。但御史大夫公孙弘指出：“郭解身为一个布衣平民，却私结党羽，滥使权力，以便肆意杀人，郭解自己不知，这种罪行已超过了郭解知道的杀头之罪。应该按大逆不道罪名来处置。”于是皇上便下令将郭解全家处斩。

从此以后，各地所出的侠士极多，而却没有能够加以统计的。如关中长安的樊中子，槐里的赵王孙，长陵的高公子，西河的郭翁中，太原的鲁翁儒，临淮的儿长卿，东阳的陈君孺等，他们虽然身为侠士却都有礼让谦逊的君子之风。而至于北道的姚氏，西道的诸位杜氏，南道的仇景，东道的